

歐戰紀事本末



中華民國四年

歐戰紀事本末

上海雷斯賚譯印

THE GREAT WAR:

Its Origi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.

Prepared by

A CHINESE SCHOLAR

assisted by

Member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.

Published for

The China Association

by

T. Leslie

Shanghai.

世界大戰原因孰爲戎首當負其職

一緒言

英法德各國華人名之曰大英大法大德。此種譯文名詞。本無取義。其譯音如此。揆之西文原意。亦無所謂英傑法律道德等字。而加諸於各該國也。惟德意志之在中國。至今處於優勢。中國普通人民之心理。或以日耳曼而錫以嘉名曰大德國。則日耳曼之必以道德立國。與上述各國或有區別也。然證以該國之所行。與此德字是否符合。抑非事實。則明眼人當能辨別之。交戰團之直道人民。對於敵國。固未必責其喪失道德。而或以此等句語。公然出諸於口也。或以此爲是。則箇人之反對。積而至於多數之箇人。而合成一國。豈非全國之反對耶。或以此爲非。則謗毀個人。豈非謗毀全體之人民耶。此等舉動。殊爲惡劣。職是之故。其交戰團之直道人民。對於敵國。喪失此神聖不可犯之德行。奚能妄加評議。乃中立國之人民評論。竟謂日耳曼實有侵犯道德情事。議論一致。群焉抱憾。則此公正之言論。或可據以爲實矣。至此次可怖之戰禍。誰能獲此最後之勝利。則道德高尚者。對於日耳曼之失德行爲。吾知其必不有幸樂之心。惟見其深爲惋惜而已。假令德國而果能獲勝。除其國人外。本無信賴者。惟德勝則世界人

道。行將喪失殆盡矣。卽至協約國勝利之時。因德國之罪惡而釀成戰禍。生民塗炭。良善者到處悲愴。蓋至可寶貴之道德。旣已掃盡。日耳曼固已如此。不將使世界各國。更無人道之可言哉。凡君子或以其鄰人忽略而損失貨物。無有不代爲懊惱。而從無在旁竊喜者。若其鄰人損失。較諸世間貨物尤爲高貴。而與人類所不可須臾離者之道德。則其懊惱欲絕。代爲扼腕。更非言語以可形容矣。歷代人民。生於世而能漸人上乘者。亦惟以此莊嚴燦爛之道德是賴。人無道德。一如旅客之夜行黑路。摸索不前。人已失其知覺。何能再覓更新之道。亦徒見其消敗已耳。一人失德。已是害群。長此以往。其結果不將波及全國歟。國卽強大。聲威墜落。吾知其黑暗必達極點。可不懼哉。若世之稱爲大德國者。其意云何。著者與其國人向以友好視德國。倍加尊敬。卽於各物亦多所親愛。以護持人生之幸福。法俄兩國人民。亦同具此情。不圖德國心醉於黷武主義。而釀成爭端。現在一變而爲吾人仇敵之國矣。先友而後敵。亦無所用其怨恨。徒深嗟惜而已。如友人之患有熱病焉。友情懇摯。無不殷殷然望其早爲痊可者。今德國流行之病。其勢最險。所犯係屬道德有虧之病。孔子曰。人而無信。不可以作巫醫。今國而無信。更不知其何以自存。信與約爲兩國邦交所繫。有信守約。足增兩國之進步。無信而

棄約。則戰禍永無停止之日矣。人卽至愚。亦知信約爲有價值之物。而保固之。卽推而至於商業中。亦未嘗不根據於信約而維持之。則文明大國。對於此凜然不可違犯之信約。不更宜尊重而保守之耶。前駐比京伯魯色勒之美國領事官底讀麥伯君。係德籍美人。嘗論德國外交術之詭譎。軍事學之不足恃。並謂各種學識。及其畢生事業。無不以講求信用爲歸宿。守信卽所以守法。德之背約。世界文化。受一打擊。人群進化。亦爲之摧殘無餘矣。德若勝利。實世界之禍患也云云。此非英人之言論。實中立國之美人而爲德籍者。見解如此。若非目覩德人之在比國舉動不法者。何能言之痛切也。兩國交際之信約。何等尊嚴。乃竟藐然而蔑棄之。若不有以懲儆。則無禮法之可言。造成一野蠻之世界。其禍患不至叛亂犯上而不止。此爲各文明國所公認者也。孔氏嘗謂久要不忘之語。信不誣也。德國不當以開化而詭然自命乎。乃竟言而無信。視約章如片紙破碎。而棄諸於四風。該約章特訂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。經兩次認可。以免比國內發生戰釁。詎意德國竟致食言。並未警告。突然破壞一小國之中立。其居心不過欲侵犯未加防禦之法國已耳。盧森堡之中立。提出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。而訂入於約款之內。已經各國同意一致贊成。而保固其中立。不使稍有損害。德國亦與其列。乃德

竟公然背約。一面佯言誓守保其中立。一面遂即宣戰。推翻盧森堡之治權。侵奪盧森堡之疆土。亦所不恤。蓋其意欲使法國無備而襲其後也。盧森堡一小國也。當德國大軍壓境時。如比國等無力抵抗。祇可容忍。然即至聯軍將來驅回德兵時。則盧森堡曾爲大戰場。已遭兵燹之禍。其所受土地蹂躪生命殘殺之痛苦。可勝言哉。此亦如比國等可慨也。夫德國開此戰釁。不欲佔據法邦。而欲佔奪比國。以雪其實行抵抗之忿。比雖小國。惟一時尙足抵禦德軍。一如英傑之少年。努力以反抗持械之盜賊者。比國爲生命而戰。抵拒此大隊之游兵。將來傳之於史冊。亦足以自豪矣。其豪邁之氣。固足以制勝普魯士之野蠻軍人。以救歐洲及世界於水火之中。而登諸衽席也。嗚呼。不幸比國而適當其衝。首罹其禍。國土爲之殄滅。人民殘殺。城池刼掠。其間價值連城之古蹟品。記念物等。亦毀滅無餘。母哭其子。滿目悽愴。惟見其烟霧繚繞中。徒存鄉鎮野村而已。其跡可尋。足以誌念。此爲受賜於中國所稱大德國者。德意志國。若譯以華文曰。丟德之國。則較諸西文更爲切近矣。德國某大臣。不當謂誓守盟約以保比之安甯乎。乃德視此項盟約。等於片紙。而比獨能竭盡全力以抗拒德之大軍。其志可嘉。然其所蒙恥辱。則痛苦無復有過於此者。實爲不平。若欲證實德之罪惡。吾人當想像意大利對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(二) 德意志之與普魯士

德意志何爲而加入戰爭。因其向所崇拜武神。沉迷於干戈之酒精。前曾屢獲勝利。以爲不戰則已。戰則必勝。其所以欲戰者。可炫其軍械之精利。以爲能使列國有所畏懼。乘機擴張其勢力範圍而已。其尚有別項原因。吾人略述近代之德國歷史以徵明之。德意志之歷史。於其政治一方面觀之。其歷史之由來。係屬於普魯士者。因普魯士佔有德意志邦之大部分。而主治全國之帝。卽普魯士之王也。德意志之與普魯士。有所區別。事頗尋常。蓋德意志之邦國。本不屬於普魯士也。德人氣度。亦與普魯士不同。此戰或非德意志之醞釀。而爲普魯士精神所感而振起者。亦不可知。德係教化之邦。產出科學人才。咸皆著名於世。不若普魯士之灌輸文明於世界者甚尠焉。卽向所居住於普魯士之著名博學家康脫者。實爲德人而非普人。德意志較諸普魯士實有區別。德人則慈愛性成。列國之對於該邦人士。頗覺藹然可親。普則絕然相反。人民橫暴。東方之斯拉夫族。受其待遇。令人不堪容忍者。吾人觀察德意志之歷史。而於普魯士之歷史。加以特殊之評閱。卽知其梗概焉。約於百年前拿破崙統治歐洲時。知德國爲三百小邦聯合而成。內有數邦。幅地甚廣。其餘惟鄉鎮曠野而已。該小邦統受治於奧國。

管轄之下。與中國周末時代秦始皇併滅爵邑制度。而合成支那爲一大國。其情景正復相同。嗣後拿波崙以不能併合全歐。或卽德意志一部分爲一國。無已惟有將日耳曼之三百小邦減爲三十八小邦之數。拿波崙失敗後。日耳曼之三十八小邦。仍爲奧國之領土。歷已數百年之久。普魯士處於極北之地。迨至拿波崙瓦解冰消。在此百年內。權力膨脹。儼然與奧國立於敵對地位。普魯士漸就施展勢力於近鄰之邦。而權力多操之於經世家俾士麥一人之手。按俾士麥之爲人。頗幹練。惟操守欠精細。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。俾士麥藉故以兵戎與丹麥相見。並蓄與奧開釁之陰謀。以圖後來使與日耳曼聯合之計。丹麥一小國也。其戰後結果。俾士麥尙不甘心。竟爲劫奪。丹麥兩要省。一爲休而斯爲斯省。一爲好而斯旦省。日耳曼得有休而斯爲斯省。其爲奧所得者。則好而斯旦省。俾士麥之籌畫。其宗旨蓋欲與奧邦挑釁乘隙。可將奧德聯邦分裂爲二。此其詭譎之計謀。顯然可見矣。遲至兩戰後。卽一千八百六十六年。普魯士又復借端興兵。此時則竟公然佔用好而斯旦省。藉以警戒奧邦。奧必七星期內敗北而退。普魯士則併吞好而斯旦省。一而運動前與奧斯馬加聯合之各小邦。使與奧邦自行脫離。而與普魯士締結聯盟。惟此尙非俾士麥之最後計畫。因該聯盟未臻鞏固。易被推倒。

也。其時屬於德之各小邦。均皆獨立而分治。並無帝君。該各小邦所知者。卽與之脫離之奧君爲獨一統治之帝。揆之國名心理。亦無推戴別帝之意。惟此與俾士麥之政見。不能適合。蓋俾士麥之政見。各邦必須合併而受治於統一之帝。則人民不致再有復歸奧邦之舉。此卽曩日德與奧分而爲兩國之歷史也。俾士麥人皆稱之爲製造國家者。吾人尙可名之曰邦國分裂大家。蓋其分裂德國種族爲兩部分而著名也。俾士麥先後之設施。僅爲保固普王。易而爲德帝之地位已耳。是以決計與法國一逞而奮力戰勝之。則能使各聯邦宣立渠主維廉第一爲開撒（德帝之稱）矣。其時日斯巴尼亞國中。適又發生繼位問題。此與法國關係甚重。而與日耳曼則關涉甚鮮。俾士麥橫加干涉。又施其狡猾之手段。竟將法皇拿破崙第三暨與日耳曼宣戰之各大臣盡行驅逐。戰不過數月。竟致巴黎請和。賠款二百兆磅。失去亞而賽司與洛來納兩要省。法國於金錢之犧牲。不甚介意。而獨於失此富饒兩省。則至今法人之心理。莫不引爲切膚之痛也。又且普魯士政府任意妄爲。在於四十四年內。對於亞而賽司與洛來納兩省。視之漠然。不加撫綏。惟增其人民之惡感。除該兩省一部分人民本是德籍外。其餘大部分心理。頗興祖國之思。寧願再與法邦聯屬。而俾士麥籌之已熟。當其與法開戰時。

已操必勝之心。屆時各小邦自必與德更爲接近。迨至戰後果獲勝利。欣然色喜。其向所營營之冠冕。當可光耀於世矣。維時又於軍興期間。本不難驅使各小邦自行併合。德意志而受治於一帝之下。因思舍普王外。無人能稱君帝之尊。戴此皇家冠冕而登帝位也。其時開撒（德帝之稱）之權。雖爲各屬親王所制限。然以普王之聲威而鎮壓之。則各該小邦無有不帖然歸服矣。俾士麥爲大經世家。固爲天下所公認。觀其政治方針。不過造成普魯士之一種奴隸模範而已。待其國基已定。俾士麥誇爲鐵血之功。然鐵血非爲製造家國之佳品材料。抑知尙有勝於鐵血多多者在耶。世界大思想家孔氏孟氏。不嘗以仁義勗人乎。此語大可爲耀武揚威之普魯士作一當頭棒喝。俾士麥之政治。頗見荒謬。殊不知國民之血。流愈多而存愈少。鐵之使用愈多而消耗愈速。仁義則不然。歷久不泯。用之不盡。其效能與精神更無限量。不若鐵與血不過爲一種之物質。頃刻卽逝耳。各國誠不能皆步此高尙之仁義階級。如能相與推誠。則國運持久而未有不增進世界之幸福者也。

(三) 普魯士之兵制

近今歐洲及世界之軍事。惟普魯士獨負其職。蓋若而國者。平日之處心積慮。無非恃其軍械之精銳。軍隊之整肅。軍需之完備。何以知之。吾人讀德意志著作家之言論。卽於普魯士之經營。不遺餘力。專注意於軍用品者。可以知其目的之所在矣。溯自一千七百十三至四十年之間。首倡普魯士軍隊者。爲普之第二世王。拂來特立克維廉第一。其徵集軍人。專以高大身軀者爲貴。又且發明一種鵝形之步伐。制服則緊而合體。訓練亦專橫。軍曹對於兵卒。施其野蠻之刑罰。並用一種口令。以之操練軍隊。使各兵旋轉方向。如報時鐘之機關。然以爲由各人而合成一大隊。務使行動如出一轍。不如。此不足以收服從之效。拂來特立克維廉第一編成此種軍隊後。頗不輕於用以戰爭。而其子。拂來特立克第二。則舉動相反。以軍隊爲劫奪鄰邦土地之用。致使歐洲入於戰禍。七年始了。當時倡言俄與奧瓜分波蘭國。而爲之鼓吹者。亦爲拂來特立克第二也。法國革命。起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。是以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。起。又經發生戰爭。至二十三年之久。此皆普魯士先與法國開其戰端。列強均被牽入旋渦中。而於一千七百九十五年。普魯士忽作旁觀。其蠶食鄰國土地之野心。依然未已。反置各藩屬於

不顧。而使其自行防禦。其時法國革命權勢。方興未艾。直至拿破崙管領時代。則日耳曼之各藩屬。無不爲之驚恐焉。不得已請求普魯士救助歐洲。免被拿破崙之蹂躪。普置不理。反與法國訂立新約。增索土地。嗣後拿破崙知普魯士慾壑難填。卽以土地約諾。藉此籠絡。然則普魯士對於奧俄兩國。不已背信。今間接於拿破崙之手。卽其於一千八百零五年。在奧斯特利慈（奧國之巖邑）所施行者。欲使奧俄兩國潰裂已耳。其妄想如此。孰意拿破崙儘踐約諾而與之。而一轉瞬間。卽將普魯士之著名軍隊。在於一日內戰敗之。並制限普魯士軍隊至四萬二千人。不得逾於此數。從是日起。普魯士卽於一千八百零六年。創行新兵制。卽所謂短期兵役是焉。蓋拿破崙旣祇准有常備軍四萬二千人。普則止費二年之久。卽將此數訓練成熟。使其歸田。再以四萬二千人勤加續練。依此進行。竟於十年之內。全國熟練之兵。計每隊四萬二千人。增至五隊之多矣。至一千八百十三年。拿破崙佔據俄羅斯而旋被逐出。普魯士乃乘機派駐強有力之軍隊於俄境一帶。後於一千八百十五年。協助伯利顛（英國）軍隊。後卽用此以破拿破崙之勢力於滑鐵盧（比京之近邑。卽拿破崙大敗於此）。彼時普魯士。卽今之日耳曼。軍勢漸見膨脹。直至今時之戰爭。更爲發展。其平和時有八十七萬熟練之兵。

一。至開戰。竟可召集軍人五百四十萬之多。預備碩大之軍隊。究其目的所在。爲內國之防禦耶。抑爲用以攻人耶。則日耳曼之著作家。均已自道之矣。例如某著述家。著有一書。出版已經五次。內有世界文化。惟藉日耳曼以開展之。又謂時間已近。全地球必爲日耳曼國所戰勝等語。德皇又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六月。在愛克拉沙排勒（德國西境）所發之言。謂世界大國。惟德之學識奇才。莫與倫匹。其普魯士欲戰之狀態。意在言外。且揆其語意。一若惟日耳曼爲獨一教化之邦。亦惟日耳曼能仗劍以壓倒世界者。嗚呼。若是之大言炎炎。而抱此野心。孰有過於此國者耶。二年前尙有一軍事著作家。解釋普魯士政治。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態度。此點大可注意。蓋其言已爲今茲戰爭之朕兆。且彼國蓄謀政治之野心。今日均見諸實行。其解釋之詞。本甚顯著。愈以見普魯士籌備海陸軍之趨向焉。其擘畫周至。以爲兼併比利時。摧殘法蘭西。搗毀英俄。攫得戰勝國之殖民各地後。既可將軍力施展於全歐。又可將普魯士之治法權。推及於遠東。則頃刻可操統治全地球之權。此其時也。惟普魯士獨尊矣。普人自思本國之軍事。曾受世界最高無上之教育。亦惟以普魯士之文化而利劍。可以使世界各國。擔負納稅之義務也。前項計畫。固由開撒一人主動。而亦爲各藩屬親王貴冑等所有同。

一之野心也。赫赫王權。把持於普王一人之手。歷代如斯。本無足怪。不期迄今欲強施於西歐之各國矣。中古之世。開撒神權。妄自尊大。非天子莫能比擬。玩視歐洲於掌上。更無論焉。尤有普魯士大將白那田所著普國政治一書。其所發種種之議論。不道不德。更無有甚於此書者。讀者當知此次不義之戰。實爲千古所僅有。該書刊行於一千九百十二年。其名爲日耳曼之其次戰爭。其希望早日開戰之心。不言而喻。而書之第一節。爲當戰之權利。度其命意。戰爲人生所必要。不戰何能使人群進化而臻健全。又若戰爲進步之原素。處於優勢。卽足以操生殺之權。天地間優勝劣敗。惟其權力之是視。強有力者。對於孱弱之國。斷不容其生存於世界者。然強固健全之國。固生齒日繁。若以爲國內不敷居住。而擴張其殖民地於國外。以資安插。則世界內多有人滿之患。否則或以其代價而得之。不啻以戰勝國自居。而著爲定律焉。夫以能力而奪人土地。則能力爲一時最高之權勢。所有一切紛爭。自必以一戰而解決之。殊不知此戰適足以彰示公理。而易爲判斷。一如物之至理。早已洞見者矣。該大將以爲公判約之價值。未足以易其一戰。不戰則悖理而且愚蠢。其於人道之價值。毫不注念。又以爲戰則弱小之邦。可卜同等之權利。否則不能與強大之國生存世界。其謬見達於極點。所謂能